

解放战争

彭大将军

(中)

黎静◎著

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

——解放战争

彭大将军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彭大将军 / 黎静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 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解放战争 / 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297-4

I. 彭…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78 号

彭大将军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45 字数 846 千字

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297-4

定价:89.6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目 录

狂欢之夜	(1)
金陵雾暗	(9)
棋局未定	(18)
临危受命	(31)
为国捐躯	(45)
谁是强者	(58)
告别延安	(67)
同床异梦	(82)
瓮中捉鳖	(89)
刺梅飘香	(100)
当面请罪	(109)
礼炮声声	(117)
黄瓜风波	(129)
海市蜃楼	(141)
水滴石穿	(157)
畏敌拒陷	(169)
不眠之夜	(179)
当机立断	(191)
伟大转折	(203)
银镰飞舞	(216)

目 录

当头一棒	(227)
难度年关	(235)
深夜送图	(243)
老司务长	(249)
骄兵必败	(256)
各怀鬼胎	(262)
反省室里	(288)
秀兰救驾	(301)
月夜幽访	(311)
铁壁铜墙	(329)
气壮山河	(344)
名标青史	(359)
古都新梦	(372)
黄河之歌	(383)
人民赤子	(392)
驿道漫话	(403)
共赴国命	(413)
以民为天	(423)
决心难下	(435)
人定胜天	(447)

目 录

大路朝天	(458)
问君何在	(469)
棋逢对手	(483)
如实奉告	(496)
划地为牢	(508)
公私之战	(521)
忠魂长存	(535)
地久天长	(550)
英雄千古	(562)
赤旗神州	(578)
江南江北	(590)
特殊使命	(601)
长安不安	(615)
老蒋求雨	(632)
智慧相争	(645)
钉子精神	(660)
三人同心	(674)
兰州城下	(687)

难度年关

西安，春天的气象似乎是姗姗来迟，城里城外还是一片残冬的气息。

从钟楼分开，东西大街上，除了左臂挂着“执法”二字的宪兵外，就是中统、军统的特务和从北边逃来的伤兵。这些杂七杂八的堂堂国军，在众目睽睽之下争做着倒卖美国货的生意，大街小巷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倒也算得上琳琅满目。西安的商人们把自己关在大门里，谈论着西北战事，也有的人准备北上新疆，怕落到共产党的手里。总而言之，西安在动荡中。

春节前夕，胡宗南请军、师、旅三级官长到西安，在小雁塔西北长官公署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有两个议题。先讲第一项，一九四七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太岳兵团从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蒋介石得知后，恐西线不保，下令胡宗南抽调兵力，星夜开赴豫西以阻挡我军深入，第二天胡宗南就急急忙忙从延安飞回西安，和参谋长面商机宜。

胡宗南在蒋军将领中虽有“副排长”之贬称，不过因为蒋介石曾送他“宗南虽愚，忠实可靠”八个大字，因而谁也不敢给他白脸看。有了这张“王牌”，加上胡宗南担任过黄埔的教官和西北军校校长，每每接见大家时，将领们总是胡校长、胡先生地叫不绝口，胡宗南只好点头躬腰以礼相待。

这次会议上，胡宗南把兵力做了重新部署，借此把西北这个烂摊子交给了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兵力部署是：何文鼎的十七师守备延安。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张汉初守备宜川。刘戡的二十九军军部驻洛川。九十师严明驻黄陵。当宣布这一部署时，有人在下边咬耳朵说：“校长用的是金蝉脱壳计，西北战事再有差错可就完全推到刘戡身上了。”

豫西方面，除了十五师，三十八师和青年军二〇六师外，又调了罗烈的第一师，鲁崇义的三十师，并指定指挥部主任裴昌会为西北公署主任，进驻豫西灵宝，统一指挥豫西之胡军。按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想打开潼关至郑州的通道，封锁豫西一带黄河西岸，并和郑州的孙震所部协同作战。

第二个议题是分析了西北共军形势。按胡宗南的说法，一九四八年是西北战场上大变化的一年。他认为，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目前正处在断粮、断弹、乏人的地步，而国军虽在陕北受到挫折，但可在美国的物质援助下，在人员和装备方面仍占绝对优势，因此，只要全军将士齐心协力，剿灭陕北共军，早日结束西北战争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会议的最后一天是胡长官训示。长官司令部的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每个角落里都散发着一股强烈的美制香烟的气味。缕缕青烟上升着、扩散着，在半空中浑为一体，把室内搞得烟雾弥漫。不知是谁的马靴在桌下吱吱地呻吟着。胡宗南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僚，鼻腔作调地说：“诸位，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去年春节我们也是在此聚会。三月初出师，三月十九号占领延安。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今天我等又在此聚会，彼此心情多有变异，况且子奇、宗愚和昆刚等诸将领误落匪手。本人在此谨对上述诸君及其亲属略表歉意。望在座诸君，效忠党国，效忠校长。”接着他大谈了国军失利的原因和大

家应该吸取的教训。关于他自己在指挥方面的责任却只字不提。

临了，胡宗南忧心忡忡地说：“国心、党心、军心都顺天意而行，不以个人意愿而变迁。蒋校长与共产党结怨数十年，他费尽心机，夜不能寐，还望诸君一鼓作气，剪除匪患，建立太平之中华。以往若宗南有不当之处，尚希谅解。春暖花开之季节指日可待。诸位征战一年，鞍马之苦，令宗南敬佩，就请在西安多留几日，再回所部主持军务吧。”训话到此结束，像往常一样，大家相对无言，心事重重，愁肠百结。

入夜，胡宗南又请大家吃了顿午饭，饭后又是舞会。灯红酒绿，脂粉飘香，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快感，每个将领都惴惴不安，他们预感到正有一股强大的寒流从西北高原上向古都西安袭来。

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去年春节，警察走街串巷，训告家家户户多买爆竹，而且规定要连放三天。今年节前又是这班警察命令各家各户不准放炮，说是为了确保西安的安全，以防共党闹事；还说如果哪家私自放炮，轻者罚款，重者依法逮捕。把个西安搞得像座没有人烟的古堡，夜里死一般的沉寂。

大年三十晚上，从市内一处官邸传来一阵意外的鞭炮声，放炮的人不是别人，偏偏是胡宗南手下的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中将，他放的是两挂一千头的大鞭，刘家街坊四邻有几个胆大的，有意跑到警署报告，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军界的事，我们不管。”

刘戡为什么要违禁放炮呢，传闻是从刘太太的一句话引出来的。

那天晚上刘戡从绥署回来，满身酒气，一脸不高兴，刘太太一边给他脱外套一边说：“你今天喝多了吧？酒多伤身，你还是要多保重才是。”说完，她转身把一杯已经煨好的人参莲子汤端来放在茶

几上。为了替刘戡解除疲劳，刘太太又打开了美式收音机，想听一段轻快的音乐，不料，收音机一打开，收到的正是宣布春节禁止放炮的通知。刘戡听了，觉得十分扫兴，伸手就给关掉了。看见这情形刘太太就说：“你呀，今天是大年三十，做妻子的本不该讲什么神鬼的事……”“有什么话说嘛，军人上不敬天，下不畏鬼，说吧！”刘戡一边呷着甜丝丝的人参莲子汤，一边说。

“哎，下午李太太、黄太太和张家的那个胖子太太都过来了，见了面就哭哭啼啼的，说他们的先生都是追随你多年的人。如今都在陕北遇难，各家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求您务必接济一下。”刘太太像留声机一样，把她们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不是已经下令，他们的薪饷三年内照发吗？”

“是呀，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她们说，如今世面上物价一天三涨，那几个钱怎么开销得了呢！”刘太太又说。

“那我就没办法了。”刘戡有点不高兴了。

“看看这个年月，兵荒马乱的，我们做太太的谁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呀，大年三十又来了这些故人遗孀，有多不吉利。本想放几炮崩崩晦气，偏偏又不让放，你说这叫过的什么年哪！”

太太的一席话，像火星掉进了汽油桶，轰的一下，刘戡无名怒火上来了，他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规定算个屁，老子不吃那一套！”他说着，转身向门外喊道：“赵副官，赵副官！”

“拿几挂鞭炮来，放炮！看谁敢来干涉老子！”刘戡怒气冲冲地说。

于是，刘戡带领全家老小，来到院子中央，挑起千头大鞭，自己亲自燃着引信。刹那间，清脆的鞭炮声划破了沉寂的除夕之夜。

刘太太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读过书，也见过大世面。虽然比起当年来已是青春已过，半老徐娘了，但仔细地看看她惹人注目的姿

色，就足以使人想出她的黄金时代了。刘太太对外人讲自己今年三十三岁了，可如果擦去脸上的脂粉，解去宽宽的紧腹带，往年轻上说也有三十八九了。多年的官场生活告诉她，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精灵，她们无所不及又无所不能。因而，刘太太格外注重自己的丰采，对世界上的妇女商品更是颇有研究，什么瑞典的香粉，英国的眉笔，美国的口红，巴黎的香水等等，五花八门样样精通。有人在背地里开玩笑说，刘太太那副光光的脸蛋，就是当代化妆商品的博览会。

刘太太是河北人，老父曾在李鸿章门下做事，辛亥革命后便解甲归田了。刘太太常对别人说，她的母亲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恪守着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但有人说，她母亲本来是天津威海子岸上烟花市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外号“赛半仙”。刘太太他爹在任职期间别无他好，唯独沉湎女色，后来出了四百两十足纹银买下“赛半仙”，解任归乡时便带了回去。冬去春来，过了若干年刘太太的父母先后归了西天。因为刘太太出身于名门望族，自然与众不同，中学毕来后，又考入了大学。在校之日，刘太太一连三年被选为校花。不久在一次慕贺校花的喜庆中，她认识了当时还是团长的刘戡，过了一段时间，便成了刘戡的内政“总理”了。

刘太太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的太太只管帐内的事，帐外的事便听凭丈夫的。刘太太是不分内外，刘戡家的事一概由她来办理。从家庭经济开支到公务勤杂人员的去留，以及社交活动等等的决定权都操在刘太太手中。即便是军务方面的事情，也是明面上刘戡当权，暗地里刘太太做主。在二十九军里，你若想晋升一级，或是想弄个肥缺，就必须投其所好，迈刘太太的门槛。只要刘太太认可，你就会事事如愿的。但要真正达到目的，还要忍痛解囊。由于刘太太主持内政有方，在全军上下颇得“人心”。没有几年，汇丰银行，

中国银行和花旗银行的户头上都出现了刘太太的大名。到底刘太太手中有多少存单、股票和高利贷，刘戡也不知道。

刘军长放过鞭炮后，把半支檀香往地上一扔，精神抖擞地走进堂屋。刘太太也笑嘻嘻地跟了进来。刘戡这才注意到堂屋里已经摆下了两张红木圆桌，二十来把高背椅，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各色冷盘以及各种美酒、水果和鲜花，称得上是五光十色。他暗想，这些年来这个家全凭她一人操劳，眼下风云多变，明年这个家会是什么样呢？想到这儿，一个不祥的阴影在他脑海中闪过，于是他走到刘太太面前，亲切地说：“我因军务在身，家事全仗你了，一年来你格外辛劳，来，先敬你一杯。”

“你又见外了，我一不会打仗，二不能练兵，料理家务是分内之事。我的好丈夫，目前战局不稳，人心浮动，有件事要你拿拿主意。”刘太太把刘戡扶到沙发上说。

“什么事？”刘戡不解地问。“咱们在汇丰、中央和花旗都有少许存款，你看是全部取出呢，还是光提中央银行的那部分？”“有多少？”“一千两。”“汇丰、花旗是美国人开的，万无一失，还是把中央银行的提出来吧。”刘戡说着，看了看刘太太。

“我也这么想。你是有见识的人，对自己要留条后路，据我一孔之见，不要说士兵，就是你手下的官佐，有几个把精力全用在灭共的战事上？听说三十六师的钟师长已经把太太和财产送到了重庆。十七师师长也派副官到了香港。我们下一步怎么办，你要早点给我个话。”刘太太温存地说。

“不要太悲观了吧，彭德怀要吃掉我还不那么容易，起码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现在还不是找退路的时候。”刘戡笑着回答，虽然他知道太太讲的都是实情，但他不相信胡长官的数十万军队就能束手待毙。

刘军长和太太在大门口迎住了何师长。刘太太满面春风地说：“我给何师长、何太太拜年了。”何师长忙上前和刘戡握手，何太太跟过来一下就搂住了刘太太的细腰。

伺师长说：“战争时节，家风不改，钦佩，钦佩！”何太太则亲热地对刘太太说：“啊呀，刘太太忙里忙外总是想到我们，可真不知让我们说什么好哇！”他们正要进门，街心处射来两道白光，接着又是几声短促的汽车喇叭声。

“张师座来了。”何师长说。汽车在门口停下，车门开处，肥胖的四十五师师长和一个瘦小的女人走了下来。胖子向刘戡行军礼后说：“军座出门远迎，受之有愧！”“刘太太万福，何太太常青。”张师长的太太向女伴道福。“请吧，门外风大，家中畅叙！”刘戡满有兴致地说。刘戡和刘太太在一片祝贺声中来到堂屋，众人各自脱去外衣，露出春装。家人们在刘太太的指挥下让坐上茶，点烟削果。刹时间满屋烟云腾腾，茶叶飘香，特别是三位太太身上浓烈的香气格外醉人。张师长同沉默少言、善于察颜观色的何师长不同，是个舌下存不住三句话的人，因而一坐下来就发表了一通议论：“军座、汉初兄，浓云密布，必降大雪，我们道路渺茫啊！我军在东南西北中都受到了共军的狙击，伤亡惨重。北平、上海、南京的学生闹事此起彼伏，真是一局失策，四面楚歌呀。彭德怀用兵诡诈，西北战场若还是‘副排长’指挥，我军的归宿不堪设想啊！”

听了张师长的话，大家都无言以对，只好苦苦一笑，端起了茶杯。“据说彭德怀的部队正在黄河沿线训练。还搞了一场诉苦‘三杏’、洗脑筋的运动，彭德怀又想出什么新花样，我辈不可等闲视之。眼下看来，春节前后不会有战事。他娘的，能和家人多聚几日，电算是天伦之乐呀！”张师长说着，呷了一口茶。

刘戡听了手下两位师长的谈话，大有难言之苦，做为上司，除

了同情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当他发现部下的两双眼睛都看着自己时，只好苦笑了一下说：“造成失利的原因千条万条，有一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彭德怀出身行伍，家境贫寒，非书香门第，但他熟读兵法，颇有韬略，善于出奇制胜。而我们的将校呢？”

“一碗豆腐，豆腐一碗，没有几个真正的军人！”张师长接过军长的话茬。

“是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古今中外帅才难得。胡长官志大才疏，固步自封，还谈得上什么‘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呢？我等共事多年，相依为命，今后战场上只望精诚团结，对上峰的行令，我们要利者行，失则观，危者抗。”刘戡对他的两个部下交了底，无非是要他们见风使舵，促存实力。

当大家欢天喜地举起高脚杯时，刘戡想讲几句恭贺新禧的话，还没开口，副官长突然匆匆走来，旋即在刘戡耳边一阵低语。虽然听不出他们在讲什么，但见刘戡面色大变，酒杯在手中微微颤抖，酒汁淋洒在桌上。

刘太太和两位师长不知出了什么事，又惊又恐，显得有些忙乱。

“出了什么事？”张师长忙问。“宜川被围，胡长官令我等火速返部。”刘戡脸色阴沉。两位师长和他们的太太顿时目瞪口呆。刘太太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下子扑到丈夫怀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张、何师长带上各自的太太急忙离去。刘戡将太太扶到沙发上，用手绢擦去她脸上的泪痕，轻声地对她讲：“关于家务，我在延安时已对你讲过，一切全凭你操心啦，还望你多加保重，不管家中发生了什么不幸，你都要振作起来，支撑下去。我，作为一个军人，早已将身许国：功成者，光祖耀宗；失败者，断尸沙场。你就权当我已离人世了……”话到伤心处，如鲠在喉，刘戡和太太只好抱头痛哭一场。

深夜送图

月光穿过树枝，将它的情影悄悄地洒在地上，丛林中的曲径时隐时现。亮晶晶的繁星布满天宇。脚下的小溪波光潋潋，穿过谷底向东流去。山谷中万籁俱寂，只有多情的白头翁不时奏起它得意的“小夜曲”，好个迷人的月夜呀！

就在这静静的夜晚，我西北野战军按照彭总的命令，迅速地运动在高山深谷之中。围绕着瓦子街地区，一个巨大的战役包围圈已经形成。它像一双钢铁的臂膀，环抱着向西面的洛川方向张开。

此刻，如果有人来到前沿连队，一下就会被战士们包围，他们会向你提出一个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彭总在干什么？”“敌人出发了吗？”“敌人还会来吗？”尽管战士们往往得不到确切的回答，而失望地摇摇头，但是他们还是要问个没完没了。

这里，每个指战员都时刻守候在工事里，他们急切地注视着总部所在方向，等待着决战时刻的到来。

然而，时间显得那样漫长，洛宜公路上依旧是死一般的沉寂。整整一天过去了，人们感到浑身火烧火燎地不安和难熬，即便是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也显得有些心神不宁了。

透过夜幕，在离瓦子街不远的山坳里，沿着林间弯弯曲曲的小道，飞来了一哨马队，为首的四匹战马上，四名配带双枪、英姿勃勃的士兵不停地抽打马背，骏马疾驰。在他们的身后，一匹高头大

马上，稳坐着一个身披大衣，昂首挺胸，目光炯炯的人，他就是刚从前沿阵地归来的彭德怀。“野司”的作战处长、参谋以及警卫人员紧紧地跟在后面，月光把马队映在道边的土崖上，像走马灯似的急速飞奔。

杂沓的马蹄声击破了山谷中的沉寂，马队冲下坡洼，蹚过奔腾勺小河，进入对面灯光通明的村庄。

来到“野司”门前，彭总翻身下马，抖了抖大衣上的尘土，便匆匆向自己的窑门走去。

推开窑门，室内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大个子和衣躺在地铺上。彭总端起桌上的油灯，轻轻走过去，用手遮光细看，不禁笑了。原来抱头大睡的不是别人，正是连日来东奔西走的甘泗淇同志。他睡的是那样香甜，从他那长长的头发和挂满尘土的军服，以及他那又沾满泥水的布鞋来看，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

“老伙计，你也有点熬不住了吧？”彭总心里说着。他本来有许多事要和他商量，但又一想，老甘也是难得休息一会儿，便没有忍心将他叫醒。

彭总放下油灯，随手脱下自己身上的军大衣。他一边低声哼着杨白劳唱的歌，一边把大衣轻轻盖在老甘的身上。

“嘻嘻，”背后传来笑声，彭总转过头来，见作战处长和警卫员站在门口，便有点不好意思地问：“笑么子？”

“彭总的动作像戏里的杨白劳。”作战处长说。

“我看不像，人家剧社里的杨白劳是先用手去摸喜儿的头发，然后才脱下棉袄轻轻给喜儿盖上，你……。”警卫员说。

“杨自劳是悲剧人物，乱弹琴，我要演喜剧。”

“你演的不像，还不兴提意见？”警卫员认真地说。

“小鬼，你们看戏不花钱，出门可不要给我宣传，传出去可要

小心你的脑壳噢。”彭总边说边走近办公桌。

“要这么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可什么都听见了，你们是诚心不让我睡呀！”甘主任醒了。

“看看，你们把他吵醒了吧！”彭总说着笑了。

作战处长把手中的《情况通报》放在桌上，拉了一下警卫员的袖子，两人便一起走出门外。

彭总忙给甘主任倒了一杯水，递到了他的面前，而后在他的对面坐下，说：“军委对我们的汇报有什么看法？”

甘主任不慌不忙地喝了口水，而后放下水杯说：“长话短说。军委完全同意我们的设想。主席听了汇报后，对我说：过去你们吃的是包子，吃包子要一个一个地吃。现在你们是吃饺子，吃饺子就要一碗一碗地吃。”

“其实我还是喜欢吃南瓜汤，红米饭。”彭总开玩笑地说。

甘主任又说：“主席还讲，你们有什么事只管对我讲，中央能帮你们解决的一定照办。恩来同志叫我告诉你，口粮要就地解决，弹药要节约使用。粮食仍是大户出粮、贫户出力，合理负担，对于新区一定要注意政策。另外他还为我们筹集了一部分弹药，正在运送途中。”

“我们不能给他增加负担，一切要自己解决。”彭总若有所思地说。

“恩来同志让我们转告各级指挥员，陈赓兵团已深入中原，吃掉了胡宗南的两个旅又一个团，打乱了蒋介石妄图把东西连成一线的计划。”

“你的话没得讲完吧？”彭总笑着问。

“其他话就不必讲了，还是讲点实际的吧。经过我们的供给部和新区工作队的努力，粮食已经解决了，起码一周内不会饿饭。菜